吳郡志/卷4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十五 ◄

吳郡志
卷四十六

► 卷四十七

異聞

崑山臨江鄉，有南翔寺。初，掘地得石，徑丈餘。常有二鶴，飛集其上。僧有齊法師者，即此地作精舍，聚徒居之。鶴飛來無定方，隨飛來處，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，無一日不驗。久之，鶴去不返，僧為之號泣。石上忽有題一詩云：“白鶴南翔去不歸，惟留空跡在名基。可憐後代空王子，不絕薰修享二時。”因名寺曰南翔。寺之西有村，曰白鶴。

申徒有涯，方外之士。嘗攜一白瓷瓶，自陽羨遊吳中。大風雪中，脫衣賃舟。沽酒斗餘，飲畢大吐。同載者惡之，榜舟者逐之。有涯挈壺〔瓶〕登岸，倚樹高吟曰：“仲尼非不賢，為世所不容。嗤嗤同舟子，不識人中龍。溪雪戴落梅，寒聲激長松。狂〔往〕來但清嘯，一壺隱塵蹤。”吟訖，跳身入瓶，悄然無跡。榜舟者大駭，舉瓶碎之，無見也。它日，同濟者見有涯攜杖於虎丘劍池側，箕踞而坐。知其異，人不敢逼〔通〕問。【《樹萱錄》】

慶歷中，李元者，管城人。泛舟過吳江，岸傍見小朱蛇長尺餘，為牧童所困。元以百錢售得，洗去傷血，放茂草中。明年，復經吳江，縱步長橋。有展刺來謁者，稱進士朱浚，少年風骨清聳，趨進可觀。曰：“大人願見君子，年老久不出，敢爾坐邀。所居，去橋數百步耳。”元拒，不獲已，乃相從過橋。已有彩舫艤岸，浚拉元登舟，去如飛。俄至一山，數十吏立俟水濱。乘元以肩與，欽至其處。朱扉，侍衛甚嚴，殿閣淩空。王侯之居，莫及也。一人高冠道服立殿上，侍立皆美人。吏曰：“此吾王也。”浚引元升殿，

再拜。王答拜曰：“小子閑遊江岸，不幸為頑童所辱。幾死其手，賴君子以仁存心，救此微命，不然化為江濱上矣。”元方記救蛇享。王顧浚，令百拜，且持元坐受其禮。曰：“此不足報厚德。”乃置酒高會，元從容謂王曰：“願聞王所以居此。”王曰：“吾南海鱗長，有薄功於世，上帝命為安流王，且使居此。江湖清深，易作膏澤。水甘泉潔，足以養老。”又曰：“吾欲少報君，有女童年未笄。君若納之，常得其助。”又以白金百斤遺元，曰：“珠璣之類，非敢吝，白金易售也。”乃別去，與女升舟，諸吏送之，少選至長橋別去。女童自言：“小字雲姐，年十三矣。”言笑惠敏，元甚愛之。後二年，科詔下，明日當試。女童曰：“我為君入禮闈，竊所試題。”出門不久，復還。探懷出題，元檢閱宿備。明日入試，果吻合。既捷薦名，遂登科，調丹徒簿。女童之來，至是六年矣。忽辭去，留之不可。離席，苒苒不復見。【《朱蛇記》】

皇祐中，蘇州民家，一夜，有人以白堊書其牆壁，悉似“在”字。一夕之間，數萬家無一遣者。至臥內深隱之處，無不到者。莫知其然，後亦無他。

熙寧六年六月，龍見於郡，東方黑龍二，北方白龍二。雲氣盛作而不雨，獨承天寺前雨二寸。

元豐元年七月四日夜，蘇州大風雨，潮高二丈餘。漂蕩尹山至吳江塘岸，洗滌橋梁，沙土皆盡，惟石僅存。崑山張浦沙保有六百戶，悉漂盡。惟餘五戶空屋，人亦不存。

元豐四年七月，蘇州大水。西風駕湖水，浸沒民居。凡邊湖者皆蕩盡，或舉家不知所在。松江長橋，亦推去其半。橋南至平望，皆如掃，內外死者萬餘人。翌日水退，村人漸獲流尸。蘇匠為棺，一日盡售，無以繼之。人云：吳江以北，民露地而哭。平望以南，刈禾而歌。

宣和間，盛章守郡。譙樓火，有得一木於煨燼之餘。析而為薪，中有大吉字，遂獻諸朝。時郡學立石一株，中夜有光發石上。教官作《瑞石放光頌》，亦以上聞。又一日，雷震大成殿柱，火光滿庭。東壁楣上，遺一四帶青布巾，大可貯五斗粟。教官命以香案置庭中，夜半失之。

宣和間，楊崇字之損，為吳江丞。治所枕太湖，雲濤洶湧，震動窗戶。廳西有湖山堂，堂設石棋局及石墩二。一日，薄暮，聞下子聲。小吏走觀，見青巾二人對弈。聞人來，即起，淩波而去。視局上已五十許子，崇案為因，以視善弈者。歎其妙，而莫能彈其意。

父老相傳，以為奇事，圖噹板行。今逸之，堂亦更為廳事矣。【丞郭某所記。】

慧聚寺大殿二柱，有天書，如今之大篆，非刊刻者。一“勣溪火”三字，一蜿蜒蟠結若符篆，不可曉。在柱裏向，人所不見。字大小近二尺許，好事者或模印之。【《通鑒本末》】

松陵陳益，年少俊道，噹冠鄉舉。噹夢一人，衣道服，促左右。於巾笥中取綠衣、靴、笏，與益衣之。益詢左右，則曰：“楊文公也。”益穿袍，亟覺毛骨寒凜，似不能勝。道服者乃歎閂：“惜乎！有此才而無此緣。”即命褫去。益後語其事於人，不一年，遂卒。【《談選》】

嘉祐中，崑山縣海上有一船，桅折，風飄泊岸。船中三十餘人，衣冠如唐人。繫紅鞓角帶，短皂布衫。見人皆慟哭，語言不可曉。試令片字，亦不可讀，行則相綴如雁行。久之，自出一書示人，乃唐天祐中。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制。又有一書，乃是上高麗表，亦稱屯羅島，皆用漢字。蓋東夷之臣屬高麗者。時讚善大夫韓正彥為縣令，召其人，犒以酒食。罷食，以手捧首而●〈馬展〉，意若歡感者。正彥使人為其治桅，桅舊植船木上，不可動。工人為之造轉軸，教其起倒之法。其人又喜而●〈馬展〉。船中有諸穀，惟麻子大如蓮的。蘇人種之，初歲亦如蓮的。次年漸小，數年後，只如中國麻子。

治平中，錢忠道過吳中，愛其風物，留戀不能去。終日諷詠遊賞，遙見好女子，小舟獨棹煙波間。忠悅之，作詩贈之。有句云：“滿目生涯干頃浪，全家衣食一輪竿。”女得詩攜歸，呈其父，蓋隱淪客也。嘉忠其詩，遂以女妻忠。泛舟同入煙波，不知所往。【《清隱集》】